

南村草堂文鈔

南村草堂文鈔卷第十三

新化 鄧顯鶴 湘阜

誥授朝議大夫湖南寶慶府知府會寧柳先生權厝銘

嘉慶二十有五年三月丁卯朝議大夫湖南寶慶府知府  
會寧柳先生卒於官卒之前月疾亟斂所著詩文屬其部  
民新化鄧顯鶴曰卽死子當銘我至是子涵以喪赴且具  
狀銜遺命走使千里來請嗚呼以先生名位力能得當代  
顯者之文乃獨以屬之窮鄉下士意有深焉者其曷敢辭  
惟柳氏世爲河東大族其著籍輩昌之會寧不知其所始  
見於譜可考者撰奇生時旺時旺生懋學懋學生坤生是  
爲先生會祖自坤生君以上不顯祖巨峯府君治經有聲

以拔貢終父雲梯府君廩膳生早世皆以先生貴累贈朝  
議大夫先生有異稟讀書目數行下年十五爲縣學生  
赫然以文爲闕輔開充乾隆丁酉拔貢生朝考二等選平  
番縣訓導庚子以第一人舉陝西鄉試遷長安縣教諭丁  
未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己酉散館改戶部主事監舊  
太倉又監北新倉擢員外郎嘉慶戊午丁內艱回里服闋  
補原官轉刑部郎中庚午俸滿保送外用得簡缺知府選  
湖南寶慶府丁丑俸滿入都引見踰年回任又二年以  
噎病卒年六十有八嗚呼國家仿古課吏考績之法內而  
京察外而大計卓異與其選者卽丞倅數年把麾鉞躡躋  
方伯連帥先生自起家進士爲京朝官至出守遠郡僅三

十年皆以俸滿循資除授未邀一薦超一階以謂稍依違  
援繫於其閒效巧宦者之爲雖三公萬鐘不願也而先生  
亦遂以寶慶死矣悲夫先生旣以文名於時論者謂當處  
臺閣侍從之任已旣由翰林改部慨然有用世志明習吏  
法兩督倉政作倉儲三難論而以清漕爲善倉之本韓城  
王文端公亟服其言將薦於 朝處以諫院不果性慈祥  
和易不爲操切詭異之行而廉介鎮定勇於責育在戶部  
時有奸商爭壘肆戶帖構訟同官將直之先生不可商夜  
持白金走寓求畫諾先生拂然曰斯言胡至吾耳哉商慚  
阻會事聞有 旨交刑部審鞫卒不直商眾咸服先生在  
刑部七年平反尤多守郡日專務以德化民寶慶故僻郡

土瘠民稠宄徒易藥馭失其道往往持官吏短長先生至  
事無大小開誠布公虛衷研鞫鎮以安靜而俗漸化曰爲  
政以不擾爲第一嘗行部至武岡有飛語告富民蕭甲聚  
眾將爲亂一夕拾得百餘紙刺史心動先生曰富民豈肯  
作賊必銜者之辭也第緩之果得主者姓名在郡九年吏  
民至相戒勿訟曰毋黜我太守也先生貌清癯好飲善談  
論亦知兵嘉慶初楚蜀教匪倡亂餘黨竄入秦州距會寧  
四十里闔城惶懼失措先生時奉諱家居首捐貲募健卒  
守禦備陳方略旣戒嚴賊不敢逼眾曰非柳公此城殘矣  
先生一書生弼弼若無能遇事果於自任思爲體用兼備  
之學而世徒震其文名非知先生者也先生文根柢史漢

沈浸唐宋入家善言事婉而多風如其爲人所著文集八卷制藝四卷讀史紀異數十卷古今體詩千餘首皆可傳書法道勁尤自許云始先生得名最早三輔之士翕然從風先生亦自負思所建白不第以文章顯已而浮沈郎署既老始得一邊郡又稟氣寡諧動與時違不獲竟其用而卒而世或疑先生文人不習吏事嗚乎彼習吏事者吾見之矣於先生復何憾哉先生少孤母魏太恭人教之成立每讀歐陽文忠公瀧岡阡表至吾兒不苟合於世儉德所以居患難也輒流涕被面以故歷七官而不名一錢無薄田敗宅以庇其子孫無餘資以歸葬而三族宗黨惇饗解寒餓者此尤先生一生始終大節不可湮沒者也先生諱

邁祖字振緒自號宜齋世居甘肅會寧之東關弟法祖廩膳生相依卒於官署先生哭之痛爲文誌其墓元配唐恭人繼宋恭人早卒側室王氏薛氏李氏子七人澄殤涵縣學增生淳滿溥瀚淵女六人已嫁者二一爲故兵科給事中寧州劉奕煜一爲秦州張滙渠餘俱幼涵書來權厝公柩於寶慶府城之東將求仁者之粟以歸其喪日月尙未卜也先是寧鄉袁侍講名曜夢登一山有隆冢豐碑屹立視之則先生名也後二十年袁入翰林始識先生又十年來守吾郡聞者曰然則柳公其遂終於寶慶也嗚呼豈偶然哉顯鶴辱先生知甚深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公也其曷忍不銘銘曰

學也非以爲名仕也非以爲榮在彼者皆我所不爲在我者聊以完吾貞所謂天者吾不知而人則吾不暇與之爭嗚呼此寶慶太守會寧柳先生之靈也而吾以信吾銘

此志成後公子涵扶匱西歸道出資江冒雪枉過言謝匆匆卽別垂三十年音問梗絕比歲兄子瑤北歸具述柳氏諸郎相繼貢於學舉於鄉其最小名淵者今且成進士觀政工部竊喜公嗣之昌益信善人有後皆前志所宜補問其鄉舉之年則以丁酉癸卯與瑤琮爲同年衰門薄祚得附譜末旣爲公喜復自幸也道光己酉秋七月顯鶴補識



湖南靖州訓導毛府君墓誌銘

國家以經藝取士設提督學政歲科兩試拔其尤入府州縣學爲府州縣學附生又拔其尤予以廩餼爲廩膳生三年大比中格者隨解牒上之禮部不中格者絀焉幸而仿古三舍法餼久而給以歲貢又久而官以教職早者三四年十年遲者五六年又其中天札疵癘老病窮餓以死者比比其及貢者十無七八得官者十無二三焉幸而歲貢且得官計其年皆中壽以上偃僂聾瞶涕洟垂胸爲人所厭棄不者苟且貪戀與生徒較執贄同官爭錙末大府以不甚愛惜之閒曹置之爲糾劾所不及而學校乃大不可爲嗚乎可哀也已惟故靖州訓導毛府君則不然府君諱

學古字經三號松隣世爲新化望族新之人能以文學禮  
法世其家者必稱毛氏祖自成有至性割股療母病雍正  
閒旌表孝子父大鶴康熙辛卯舉人善化教諭舉丈夫  
子六人府君其五也生而英偉好學爲文思力沈鷲俗流  
莫能識也是時寧鄉王先生文清以經學名與修三禮爲  
一時經師府君以通家子從之遊稱高足弟子與長沙郭  
煖昆甫衡山曠敏本响嶠齊名湖以南稱能文者率首舉  
三君府君旣以文名湖湘遇大比典湖南試者思得君以  
自重卒之十四舉不第乾隆己丑年六十循例歲貢又二  
十七年乙卯選授靖州訓導至是年且八十有五矣靖州  
界湖南陞俗鄙儉府君至日與諸生講說經義立課程束

修非禮不以入有武生某以武斷被計學正茶陵譚君聲  
元將出之君請於刺史魯公嚴繩以法魯公曰繩之且不  
利於君君厲聲曰官可去法不可愾也會其人死得免始  
君之至咸謂老病可狎至是尋嚴憚之云居靖州三載乞  
歸家居又七載卒年九十六歲實嘉慶乙丑十一月日卽  
以其年月日耐葬於原周嶺之先塋禮也府君至孝父死  
以鄉試未及視含終身哀痛歲時生忌號泣不食老而彌  
篤教諭君遺書滿篋府君緘鏞甚固每一開讀流涕被面  
性嚴厲難犯官靖州時冬至朝賀故事朝罷宴坐主者  
坐學正於刺史之次而訓導與吏目列坐於下府君執會  
典抗爭曰朝廷以訓導貳學正未聞以訓導貳吏目今

同等別尊非法某不敢坐衆錯愕莫能對刺史起執府君  
手曰今而後知毛訓導也其峭直敢爭如此讀書喜博覽  
尤精岐黃術年九十能鐙下作楷書終日危坐行立不倚  
府君以故家名德老成碩望自其幼侍教諭君側及見海  
內耆宿所與遊皆當時名士博聞殫見文章風義爲後進  
矜式自府君歿鄉賢文獻無復存者士大夫咸悼惜之云  
配曾孺人先府君八年卒子一人萬翔病癱女四人其季  
妾某氏出孫太和殤遂無嗣以其弟六府君之孫家焯嗣  
著有松隣堂經義刊行府君歿後十年其外孫同邑鄧顯  
鶴奉母命志其墓未成而顯鶴連遭大喪追悼所出五情  
居割大懼哀痛餘生奄忽漸沒無以終先孺人之志又三

年己卯新免於喪延及視息乃敘次而系以銘將以遺家  
燁使刻石而納之壙中銘曰

設官教士抗顏爲師師實不學何以教之奕奕毛公望崇  
位卑公曰匪卑師道在茲有不率教屏之四夷人亦有言  
大剛則折哀哉中郎典型中絕惟余小子實公所出匪惟  
出之左右提挈內外家風門祚單子永懷生我哀哀罔極  
悲風跼號寒泉嗚咽刻此貞珉以表銜恤高谷深陵茲石  
不勒

楊孫圃先生墓銘

楊氏爲新化巨族其居縣城西北者謂之北渡楊氏北渡諸楊尤能以文行世其家孫圃先生又北渡諸楊之望也祖可震歲貢生茶陵州訓導以其子官茶陵學正改絃寧縣訓導治經有聲父河乾隆戊午舉人湖北武昌縣山東范縣知縣以廉惠稱范縣生二子先生其長也諱興植字士滋號孫圃幼倜儻多慧隨范縣君任有才名於齊魯間年十七歸里應童子試赫然驚其邑人好讀書博覽而精治經尤勤長於三禮作詩服膺唐賢清而不俗骨采隱然貌修偉有儀表方頤紫臉兩目閃閃有光性豁達善談論豪邁自喜所至傾其座人亦善飲酒酣句晰經義往復辯

難或臆舉古人事蹟及朝廷典故所見海內賢達關塞險要地形水利與夫陰陽畿祥一切俶詭荒怪之狀縣河翻水嘲噓風生聲殷屋瓦至於臧否人物矜立名義動色咨嗟齟齬不少假借故先生雖窮且老而意氣不少挫舉乾隆癸卯鄉試屢厄禮部試最後嘉慶戊辰大挑二等得教官卽以其年五月歸里候選中途病利下六月日次安化之馬轡市距家二百里卒於途年五十有九其僕昇以歸而吏部已選君爲瀏陽縣教諭告身與舉櫬蓋同日抵家云先生性孝友弟興樹亦能詩而奇窮恤之終身先生歿後至無以自存先生早負才名以爲科名可唾手得視天下事無當意者卒之能僚涇鬱內不見諒於家外不取

信於友上絕公卿之援下乏鄉曲之譽西游秦隴南各邑  
桂奔走乞食汲汲無歡一命未沾墓木已拱遊旅桐棺殮  
不成禮斯誠人生之極哀也已某外祖毛府君受經綏寧  
與范縣君友君父事之沒身不衰季父鉅野君又嘗與君  
游以內外通家雅故不鄙余已又同客都中見顯鶴所爲  
先大父贈君行實及毛府君墓志乃歎曰子非苟於言者  
老夫他日當以幽壙之文相累嗚呼孰知其言之遂踐耶  
先生娶同邑李氏無子側室鄒氏生子二女一以其年  
月 日葬於某原深懼其家貧子幼無以紹述先德乃述  
先生意而系以銘將以俟其孤之能成立而歸之銘曰  
孰涸而腴孰漑而枯彼傳之翼此塞其途穹穹厚厚何德



何辜高不可問幽不可呼我銘其宅以俟其孤

鄧氏於新化不顯明季始居下渡村之梓木衝自始遷祖  
至 贈文林郎巖隱府君凡五世單丁不振 贈君之子

文學府君始以其學授徒資湘閒有名於時二子能世其  
業其一舉於鄉官縣令是爲鉅野府君以忤上官獲罪仕  
復不顯府君幼慧七歲能文隨文學君館益陽益陽人赫  
然稱之十二歲歸應童子試郡守覺羅德興額公詫爲神  
童言之學使者面試十三經皆背誦通曉大意詩文奇肆  
操筆立就大驚訝補博士弟子員年三十始中式乾隆三  
十六年湖南鄉試舉人又十年以大挑官山東知縣初試  
高唐州補曹州府鉅野縣縣多盜而好訟繁劇難治府君

至懲積猾決滯獄鋤奸擊暴縣大治府君剛果任氣外嚴  
內明人不敢干以私大府亦憚其方直耿介而銜之者眾  
矣姚大者縣細民也以事繫縣待質厯城丞楊甲奉檄緝  
盜至縣欲文致其罪以爲已功府君訊無左證釋之楊怏  
怏去後姚以江南句容縣劫庫案牽連舉發大府以縱盜  
罪府君楊從與之因以洩前忿府君曰他邑盜吾邑民殺  
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遂落職先是山東大饑餓殍盈道府  
君設法振濟不遺餘力鉅野歲例濬運河八十里重臣往  
來相視皆駐縣境民閒差累不堪其擾府君一切蠲罷出  
私錢雇夫役坐是大困又前令積虧攤款至三萬有奇之  
多大府責令償補將中以危法府君則陰籍出入數爲二

冊將上之計無如何則授意代者毛索細故久乃撫拾姚氏官錢坐以贓姚氏官錢者姚丙兄弟以爭產訟府君案之斷五十緡充官濬河而主吏漏報竟以是坐遣戍伊犁居伊犁八年始釋歸歸後益困乏至無以爲生課徒自給又二十年以嘉慶二十有一年十一月日卒於家春秋七十有六其年某月日塋於太平原祖塋之麓曾祖諱林材祖諱元臣父諱勝達祖及父皆贈如府君官祖妣李氏妣劉氏皆贈孺人配彭孺人後府君四年卒子二人鴻國子監生鸚孫五人琦郡學生蓋府君歸自伊犁後日夕守課望其成立者也進縣學生女一人適國子監生唐世侗拔貢生試廣東豐順知縣唐琳其外孫也府君諱長信字玉

南村草堂文鈔卷第十三

七

符一字璧園博聞強記令鉅野時充乾隆癸卯山東鄉試  
同考試官得閣學淳等九人多名宿致通顯居伊犁無書  
可讀日背誦幼時所讀經書無遺誤居官精敏明幹所至  
有聲初試高唐時巡撫國泰貪暴凌其屬不敢加無禮於  
府君阿桂文成公以視河工過鉅野亟稱府君才可任卒  
獲重譴不竟其用不顯於時嗚乎府君於顯鶴叔父也銘  
其叔父所能言者止此可痛也夫可痛也夫銘曰

學足以用世而不庇其身政足以易俗而不諒於人其罷  
而譴也既無以理其枉其窮老而死也復無以救其貧豈  
賦命之果厄胡所遇之皆屯嗚乎廉吏而可爲也吾以待  
其子孫

試廣東豐順縣知縣唐君墓誌銘

君姓唐氏名琳世居新化縣之東城內曾祖文爵以財雄於鄉好施與祖大章兄弟六人析其產又不善治生家遂落父世侗國子監生有清譽母鄧氏余叔父鉅野君子也鉅野君在官時資監生君於署以乾隆五十年十二月除日君生於鉅野官舍小名鉅幼聰慧眉目秀整四歲姊攜之歸余年甫十三絕愛之時就姊乞同抱教之識字輒明析點畫音義比長身長玉立風神秀朗通諸經熟於孔鄭家言善屬文喜爲六朝小賦尤善楷書監生君博雅好學長於治經屢舉不讐余戲謂之曰甥產海岱開殆非翁比姊笑曰兒生時余固禱岱廟也余因字之曰岱生二十三

歲附寶慶府學籍爲府學生二十六歲餼四十人中爲廩膳生試皆第一二十八歲充拔貢生三十二歲充鑲黃旗官學教習報滿引見以知縣用又五年分發廣東試用知縣監生君自幼愛之倍常見雖壯恆視如嬰穉白縣府鄉試及貢太學必偕陞步不離最後分發廣東年四十矣猶揭之行君至粵檄勘海道奉監生君登舟海濱潮溼寒暑異候監生君病疽發背窮海倉卒無醫藥遂卒於舟次君大痛棺斂之具咄嗟立辦哀毀骨立幾致不起既歸葬服闋赴粵補官省余於瀉西學舍形容憔悴非復曩時風貌矣又貧困不能治裝余資之行至則試豐順縣豐順隸潮州民俗鄙悍習械鬪官不能治君極力振刷立條教欲與

民更新於俗無一行者時撫案咤歎曰是尙可爲耶居  
二年以利卒時道光十二年八月日也春秋四十有八君  
學無常師諸經受之監生君詩文余閒一講授故君於諸  
舅中獨師事余性謹飭循循如處子而激於義勇恆一發  
莫過試豐順日擒治械鬪案多至百餘人大吏不欲竟以  
是鬱鬱不自得又備累鉅自以內外親依倚衆祿薄無由  
給母老病不能迎養而左右近習無一能諒其隱者常咄  
咄自語中年後得目疾既病能鐙下作小楷醫者曰此精  
氣外鑠於法不治竟不起嗚呼鄧氏之衰久矣乃至所出  
者而亦摧折之唯恐不速可痛也夫可痛也夫君終喪過  
我諄諄以其父墓志爲請未及爲而君訃至君卒後其弟



琛亦客死萬安吾姊窮老目盲一門孤嫠無儋石之儲而  
余又貧窶無餘貲他及其卒能歸君喪於窮海萬里外者  
吾友桐城姚錫遵豐順令蕭山許炳力也君娶姑女袁氏  
子二人鎔鈞女一人適同縣北渡楊氏以年月日葬於監  
生君兆側而舅氏鄧顯鶴追志其墓而銘之銘曰

衰宗不振望所出子於我出才且傑謂成宅相光闕閱豈  
意一官不自得海濱萬里羣蠱窟令未卽真身已歿歸葬  
先兆僚友德我銘其幽淚橫溢岸谷深陵保此宅

教授承德郎安長太和縣知縣前翰林院庶吉士張君墓  
志銘

今天下州縣莫急於振荒弭盜而江南北爲甚江北縣令  
以能著者不數人張君掖垣其一也凡爲令十二年歷二  
縣未遑一階而卒其弟星照星炳以其喪歸將葬爲狀具  
書幣介吾友黃虎癡來乞銘余不識君然素聞其賢不敢  
辭按狀君諱星煥字厚培一字掖垣湖南善化人曾祖開  
模祖國選父思鶴世韞德不顯祖父皆贈如君初官母彭  
安人溫惠嚴明聞於嫺黨君生有異稟十歲能文十六卽  
教授里中爲童子師十八隸縣學生旋試高等餼二十人  
中以優行貢太學爲優貢生嘉慶二十一年中順天鄉試

舉人又五年成進士改庶吉士道光三年散館改知縣除  
安撫繁昌縣調太和縣兩充江南鄉試同考官以十四年  
六月六日卒官春秋五十有三君早負文譽又體孱善病  
衆謂宜文學侍從之任既改縣意不欲行顧念太夫人年  
高欲及時祿養乃勉之任至則值歲大祲邑濱大江淫澇  
尤甚江北故多盜藪苟惡少所在持白梃與餓殍爭食君  
憫然曰是尙可委哉則晝夜講求荒政最先發文符誘振  
念振易冒莫先清戶口清則振不濫而盜亦易蹤乃躬履  
勸手自註冊吏胥無敢豪髮隱振不足則勸富戶輸捐減  
糶又以其閒出不意縛獨盜數人凡活飢民無算盜亦頓  
息君爲吏無赫赫聲而義之所在赴不踰時繁昌在江東

其西則無爲州地也有回空糧艘匿私監泊西岸爲游民所奪旗丁訴之州州黠吏給使訴縣或勸宜無受君曰東西隔一水耳敢異視乎亟禽治之旣得情念無以爲解選官某地不欲竟其事而某遽以盜奔訴行臺旨大吏怒下其事於繁昌久之得白始歎服在太和平反前令重案別緝獲正身故事平反死罪例得保舉幕僚以爲言君曰此囚無死法出之足矣復何求且人誰無誤而因以爲利耶其居心仁恕不自表襮多類此君曆二縣多善政二縣人皆能道無足爲君異不具述夫作令之難至今日而亟矣江北郡縣幾於無歲不災無處無警彼冒振諱盜苟且干榮利以玩民瘼者無論矣一二賢者或先事引避不遑其

敢於任事者又或制於上官不得行其志否則用法嚴爲下持短長以是敗者多矣其得美名大官以去者百不一二焉君始蒞繁昌今兩江總督陶公方巡撫安徽雅知君公督兩江君所治縣皆其轄地宜無不得行之志矣然竟不及遷一階以卒昔唐孫樵爲何易于傳唐書據以入循吏世謂文人之文重於史筆而余又非其人也其遂能使君傳耶可感也夫君有至性事太夫人純孝自以失怙早事兩叔父如父與人言輒流涕友愛綦篤早喪其婦以兩弟未婚不繼娶年四十三弟先後授室始置一妾生平恥言利祿居官如寒素而喜推解族無宗祠譜牒以所積俸創爲之其篤於內行又如此此君治之所由美也君一子

福楚縣學生先君三月卒孫男二承昌承胤妻生子一  
恬女二一字淑浦舒君夢齡子舒君同官江北有聲今再  
遷至鳳陽府知府者也一字同里劉氏君卒後不名一錢  
太夫人篤老持服孫幼以其年月日葬君於某處分任其  
凡役事者爲兩弟宜其言之有餘哀也銘曰

勿乎張君文而儒手扶雲漢翔天衢下視泥濘沾衣裾鯨  
鱓蠹蠹哀鴻呼君不之避扶且扶去其害馬哺棄雛衙墮  
綬億乎豚魚其孽經世道古趨衆肥身瘠不自腴政成上  
考命侯殂有母篤老童孫孤我銘其宅心惻如義嚴事核  
詞無諛後當有考信史書

詔授奉直大夫例晉朝議大夫湖南郴州直隸知州軍功  
候選知府王府君墓誌銘

浙士吏於楚者余所識五人其居官皆有本末事跡可考  
然用法寬獨岷縣王君以嚴著所至一力振刷王君之言  
曰義利嚴而後操守固是非嚴而後聽斷審上下嚴而後  
職守定內外嚴而後探刺息有雨露卽有雷霆而淫潦以  
沾腐朽非澤也有禮樂卽有威刑而姑息以養姦頑非政  
也嗚乎由君之言以推之政苟且媮惰之習庶少挽乎然  
而勞矣君爲吏於湖南凡二十有二年初履辰溪出不意  
擒獲埽帚坪猾盜數十人論如法盜風頓息緬甸貢象使  
過縣境張甚役民夫千餘人君曰辰溪貧瘠且時方東作

不給於役將爲使者簡料行李而棄其不急者使懼求解於辰沅道屏息過無敢譁在零陵陰籍村而男女生業及游惰暴傑子弟主名有事輒按籍收取嘗杖殺土豪唐祖敦之爲民厲者一邑稱快在武岡一日吏告有數百男子持挺入城君笑受之蓋君偵知某村有盜所遺州民縛以來而左右不知也其摘姦發伏類如此君身軀不中人強韜精悍目炯炯有光力能舉鼎兼好言兵湖南北近年數數有兵事趙逆於江華藍逆於武岡鍾逆於崇陽君皆從皆有功其克復新田功尤最事平循資升直隸知州未越一級崇陽之役以知府升用而君不起矣君在楚久三經保薦五膺卓異天子召見助以爲好官今太子太



保湖廣總督裕泰公知君尤悉不可謂不遇然卒不得乘一障爲國家宣力疆場迴翔牧令以死爲可惜也君卒後一年武岡復有拒捕戕官之案大府捕得爲首者十數人駢斬於市或臨刑呼曰使王使君在吾輩何至是嗚乎是亦可知君爲政之急用嚴之效非文法吏可同日語也君姓王氏諱景章字星甫一字睢園浙之嵒縣人由嘉慶戊辰舉人文穎館謄錄議敘選授湖南辰溪縣知縣調零陵縣知縣升武岡州知州權知桂陽直隸州丁內外艱服闋權長沙府同知永州府知府充庚子科湖南鄉試內監試官最後補郴州直隸知州候選知府以道光二十有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卒於長沙寓邸平崇未兩月蓋以勞卒

也春秋五十有九祖學禮父忠亮累世有隱德皆贈如君  
官祖妣馮氏妣張氏皆贈宜人配張宜人先卒子紹祁候  
選知縣紹祥紹祐女二皆適士族孫二人君幼慧善篆隸  
嫺騎射喜鑿別古今名人書畫敏達明練疾惡甚嚴而愛  
禮賢士如不及近官楚諸君子能致名譽爲人所稱者類  
多剗人如吾所舉五人是也五人者鄞沈道寬粟仲鎮海  
胡鈞竹安義烏陳坡東屏仁和張迎煦晴崖其一卽君也  
然皆不得大行其志東屏晴崖稍稍遷秩矣亦未顯粟仲  
久以病休而竹安與君則相繼死矣悲夫竹安之死余屢  
思爲文銘其幽以不得其家系履而止而紹祁具狀請至  
再三不倦粟仲嘗語我銘君無如某宜今年至鄂見東屏

其所爲諸狐謀者備至臨別亦以爲言余按漢書循吏傳稱趙廣漢尹翁歸張敞之倫皆稱其職然皆任刑罰今考廣漢諸人類皆廉明通敏以習律法善鉤距威制豪強擊斷姦猾爲能其要歸於安民而已後世苟且之政因循姑息一切縱弛不問令長之庭與簿尉比而猶望其爲民除害哉此法令滋章而盜賊之所以多有也如君者顧安可少哉安可少哉旣爲之序復系以銘銘曰

天下安危視守令守令治忽觀厥政得人則利失則病漢法權重勢莫並銛筭乃制死生命下令如水桴鼓應盜賊稀止閭閻靜降及後世積漸輕豪宗悍族鄉里橫一指之巨乃如脛片言不合走而鋌恂恂鄙生奉法令仰民鼻息

廿退聽我詔王君義甚正更千百年猶可證

皇清敕授文林郎湖南長沙府善化縣知縣興國方君墓

志銘

方君梅臣既卒之明年將葬其孤幼弟之子海涵具狀來請銘余諾之未及爲今年矣海涵復偕其孤自武昌具書幣走使千里來邵州山中申前命且曰世父之葬終不可無銘舍吾文其誰宜嗚乎余忍一日忘哉廬陵有言吾於子野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與其可哀者皆宜見於吾文微海涵使來吾能嘿而息乎其曷可不銘案狀方氏之先自江西浮梁來湖廣遂世爲興國州人六世祖師誨康熙中進士宰定襄有惠政祖志潔父敦臨皆州學生員以君貴贈寧鄉知縣贈公之友石長甲曉

占驗知教匪將起約入陝以避而贈公適逢陝亂卒於兵  
君時方九齡弟桂森四齡耳其叔父某攜之歸與國惇惇  
孤露刻苦力學卒自奮於科第君嘗語余欲以贈公家傳  
見屬而言之悲咽不自勝以是中止者屢矣豈料今日執  
筆以銘君哉可哀也已君諱炳文字梅臣嘉慶己卯舉於  
鄉道光丙戌成進士以知縣卽用分發湖南敏練明達習  
於吏事而慈惠和易不爲矯激操切之行至義之所在炳  
如也初權鄆縣有劉氏寡媪訴其子不孝君念治之無以  
全其天性反復曲喻三晝夜至於泣下媪感悟卒爲母子  
如初府牒下有所勾攝役張甚君杖之澁不悅於主者君  
歎曰是尙可爲哉遂發印去大府以爲能送 部引見仍

回湖南候補久之補寧鄉寧鄉當西面孔道缺簡而衝繁甚於赤紫辛壬之閒湖南北大水繼以江華猺變大軍過境相屬羽書載途流民滿眼君竭力供億悉心撫卹民不知兵而饑民全活以千計又以其閒察訪節孝表揚忠義尤加意學校擇秀良者教之資其膏餼使有所愧厲故在寧五年賢者兢兢自守不肖者亦不至罔上千法在善化二年治如寧鄉旋以卓薦保送引見卒於都寶道光戊戌八月二十七日也春秋五十有一君北行以其眷口歸興國既卒其家未及知先來長沙過洞庭遇風舟壞一妾及女溺焉餘遇救歷免尤可哀也君勇於任事矜尚名義初履善化任有嘯孽大府議建廟奉蜡神以禳或云宜請

帑君曰此守土職也敢耗司農錢乎遂捐俸興工廟成而  
蝗不爲災卽今所稱之劉猛將軍廟是也明季寧鄉有百  
二十八人殉其令邱君存仁戰死事蔡忠烈公道憲死長  
沙尤烈君旣用余言捐資助刊忠烈遺集復以其墨跡入  
石銜祠壁今寧鄉北門有邱公祠節孝總坊巋然對峙其  
議實倡自余兩人也有友同州舉人李克模貧士也遭孤  
寡善君爲教養成立同官中有罷無所歸者爲資遣之族  
中待以舉火者不一家而君實不名一錢也君家固貧荒  
江老屋劣蔽風雨貴後思一改造未及爲而君卒矣夫以  
君之才治縣所至民悅服上官僑輩交口稱道旣卓薦於  
朝可大展厥施矣而遂止於此豈非命耶君與弟友愛甚



篤瀕死語其僕曰吾健於弟而早死吾弟其能久於人世  
耶含淚而逝未幾而其弟相繼死君之子長者已讀書隸  
州學爲弟子員矣復以啗血死哀哉宜海涵書來言之有  
餘痛也配彭氏有淑德後君 年卒側室萬氏男子三人  
長華州學生彭出才而早卒次瀛州學生萬出次佐清女  
子二人長端適某與華同出幼者隨母溺死以某年某月  
日葬於州之犀牛山麓嗚乎余與君爲同僚又相善也君  
始至湖南卽厚余旣同官於寧以古道相規切苦言至語  
不以爲忤自君去余亦不安於位而寧乃稍稍多故矣嗚  
乎余忍不銘君哉銘曰

旣豐其才又宜於時有推而挽無斲而齟遵道而馳誰竟

歟施而竟止於斯豈非命耶命則如斯名則永垂弗銘其  
圖後世誰知我言不誣以告來茲陵谷有變茲石不隳

南村草堂文鈔卷第十四

新化 鄧顯

誥贈朝議大夫例授奉政大夫河南濟縣知縣軍功侯升  
同知臨桂朱府君墓志銘

州縣爲守土吏倉卒有警以全城保境爲功最至不幸取  
必一死雖 朝廷卹典優加而城殘地破生民塗炭所失  
多矣況 國法失城有誅無能跳免故徒死非難定變爲  
難殉城匪易全城尤匪易若臨桂朱府君守濟縣功不可  
沒已方教匪林清之入 大內爲逆也其黨李文成牛亮  
臣馮克善崔士俊朱成貴徐安國等布滿直隸山東河南  
約同時起事滑令強克捷先偵知逆狀檄繫文成事洩文

南村草堂文鈔卷第十四

成黨遽叛克捷全家死之滑亂而長垣曹縣定陶相繼陷  
當是時以全城保境稱者有二一爲金鄉令吳階其一則  
濬縣而濬距滑不及一舍非金鄉比其時賊全力據滑逆  
馘方張不東窺河濟卽西踰太行以圖大舉惟恃濬城爲  
之捍蔽牽制而府君以一書生嬰城固守歷三月之久賊  
攻城凡十一日百計捍禦以待援兵賊以是不得四竄大  
兵雲集於是奪道口破司柴克復滑城禽首逆論者比於  
江淮遮蔽之功事平奉旨以同知用府君益感激思奮  
而同官有害其能者造蜚語熒聽上官遂引疾歸歸後五  
年復起畱河南補用署固始三載於後大府有賢君者仍  
以君還濬縣濬人聞之悲喜交集居無何復有禽獲安撤

越獄重犯趙麻救事送部引見今上稔知君守

城功特旨命回原任以同知儘先升用而君遂以濟縣終矣悲夫以道光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卒濟民號三罷市三日相與肖像立祠以祀嗚乎若府君者可謂蹇蹇匪躬盡瘁以隕者矣君姓朱氏諱鳳森字韞山臨桂人朱氏爲粵中巨族曾祖某某官祖某某官父某贈某官府君生而偉異有大志五歲入塾讀孝經卽能解悟九歲能詩成童苦學籍其舉於鄉成進士甫逾冠其官河南潞縣知縣年方壯也府君沈毅有治才履任釐積案清保甲拯旱荒政聲大起甫三載而滑亂君聞變卽閉城搜斬姦細闔義成等一百七十七人大集紳民議戰守策慷慨流涕誓以

身殉濟人咸飲泣受命願効死力於是得勇銳八百人分守六門芻菱器械咄嗟立辦君居中調度身負矢石以徇相持十晝夜登陴屢出奇計掩賊賊勦不敢薄城謀西渡據太行長城中躡其後徧焚掠村莊府君先已分遣紳民義勇團練堵禦賊不得逞復盡力撲城賊首馮克善至攻東門更銳城幾不支會河北鎮總兵率大師至圍解是役也以數百人當數萬衆城垂陷而復完衆謂有神助而不知府君忠誠蘊結有以激發保全之也府君敦行孝弟矜立名義好讀書尤精宋五子家言於天文輿地兵法河渠水利旁及藝術方技靡不窮究詩文皆有法度不苟作狀言君天資高邁踐履篤實平居以古名賢自期許臨事建

樹卓卓如是非偶然也君生於乾隆四十一年丙申春秋五十有八嘉慶戊午舉人辛酉進士河南濬縣知縣軍功以同知儘先升用 例授奉政大夫以子貴 誥贈朝議大夫配王宜人繼配姚宜人子長琦道光辛卯廣西鄉試第一名舉人乙未進士翰林院編修改監察御史次輅國子監生某官孫某某府君喪歸葬臨桂某原顯鶴辱交長公子侍御義甚深某年月日侍御服闋北上補官過湘舟次出府君守濬日記及歸安葉鴻臚紹本所爲狀乞志其墓敬諾之十餘年矣深懼一朝溘逝無以表揚盛德謹案狀序而銘之獨念府君以守濬功與金鄉同受知先帝加同知銜金鄉再遷至曹州知府而府君進一階終

其身未獲真際自來談滑事者動稱金鄉而不及濬用是  
益嘆府君韜晦自全不表襮於時爲不可及也竊以爲府  
君未竟之緒當於待御一大昌之今海內望待御將大有  
建白於時而不圖其拜疏出國門如此之速也可感也夫  
可感也夫銘曰

滑亂濬搖河衛狂跳破不崇朝有倬朱公以爾臨衛首捍  
厥鋒賊至無算公旅未半以一當萬賊勞公逸相距旬日  
援兵始出戡戡大伍棄甲與齊天低日淒賊訖賊完折而  
西奔聚而一燔道口奪矣司若撥矣滑臺拔矣論功酬庸  
天許人窮公耳若充一笑鸞駢歸課丁男絕口不談再起  
古汴還公舊縣復以勞薦帝念勞臣賞不酬勤特旨



儘先公拜受命時清 主聖始終一令公所施陳協於鬼  
神孚於人民德豐遇屯不於其身必於子孫賢哉侍御格  
天一疏令聞廣譽矧復知止進遲退駛不愧名子公則何  
恨一時恩怨百世公論桂林之簞千山明瑩遙望生敬我  
言若契歷千萬禩保此幽竈

常寧李徵君墓志銘

道光十有二年江華徭趙金隴蠢動躡常寧官軍蹙之賊  
全力窺洋泉洋泉者常寧要害地城所恃以爲存亡者也  
於是李徵君岳泉家洋泉百年矣居宅闕固或勸募土人  
保守亟縱賊出隘口君曰洋泉失則無常寧無常寧則全  
郡危矣何以家爲乃大召鄉勇守隘口而潛令其子德騫  
星夜赴軍門獻策卒賴其力平徭事平而君卒矣德騫以  
狀乞銘余諾之未卽爲德騫子次山屢詣余於長沙旅舍  
將父命敦促無倦色意甚誠篤不獲辭乃序而銘之君姓  
李氏名文昊字岳泉世爲衡之常寧人高祖廷賢曾祖某  
皆諸生贈某官祖繼聖雍正甲辰舉人廣豐知縣父某世

以文學著名衡湘間廣豐尤擅著作君生而穎異家有藏書樓皮圖籍甚富稍長坐臥樓上朝夕孳攻聞見博洽所著有十三經音義叢考聽鶯堂書目湖湘逸事睡餘軒雜鈔等書趙逆之入洋泉也君棄家守險賊據其宅以抗官兵大軍四面火攻久乃得破藏書盡燬君痛甚以道光某年月日卒春秋七十有二常寧縣學生員道光改元應詔舉孝廉方正不就常人稱之曰徵君亦曰岳泉先生云君內行肫篤自其少事繼母卽以孝聞性介特勇於赴義而不近名嘗出私財建慶節朝賀所眾將上其事於朝辭洋泉之役毀家紓難例得卹賞又辭大吏迫欲見之則固辭嗚乎鄉曲一節之士砥行礪名如徵君者豈易得

哉豈易得哉子三人德薦縣學生以軍功加六品銜孫十  
三人仲山縣學生以軍功加九品銜曾孫幾人某年月日  
葬君於某原惟李氏世有文學藏書之富甲湖外余嘗聞  
人言聽鶯堂書目多有 四庫所未及收者故家文獻盡  
舉而委於逆獠之一炬哀哉而謂徵君之銘可緩哉銘曰  
李氏之先曰愚生翁壻於崔氏崔有密友負名於時曰艾  
千子見翁髻亂鬣以勤學翁聞而喜腴田滿陌斥以買書  
左圖右史再傳廣豐其門遂大令問日起廣豐之孫實惟  
徵君世濟厥美文而又儒至性古合介行俗砥昔歲在龍  
蠡爾山猺躡我邊鄙旣戕大帥遂破山縣迫及君里君跳  
而免以宅委賊據險角持爰導官軍聚而一殲不惜家毀

毀家紓難君則何憾矧有令子以華其終來徵余女諾之  
一紀久而益徵我言不誣用告來祀

張蓉裳墓誌銘

蓉裳之喪至自新化其友鄧顯鶴走長沙同黃本驥虎癩  
奮哭於臨湘門外舟次遂以其喪權厝南郭洪恩寺側踰  
月虎癩以書召顯鶴來卜期會葬且徵銘曰是其生篤嗜  
子文死非子言不受且其孤幼不能具狀非子言不信余  
泫然曰是余之責也夫案湘潭張氏有二族皆世有達官  
蓉裳之先居襄陽其著籍爲湘潭人自 國初始湘人呼  
爲新張新張之名著天下尤多文學士蓉裳少負異才美  
姿儀善談論年未冠所爲豔體詩已千餘首然少孤不自  
持暴得狂名禮法方謹士或非之戒勿近蓉裳弗屑也中  
年後痛悔所爲束脩砥節一軌於道詩亦盡汰少作嚴冷

幽邃務造於微妙而後止余交蓉裳晚蓋已非復昔日之  
蓉裳矣然蓉裳不自諱時時爲人述少時嵬屑事以爲戒  
聞者不察或指昔日之蓉裳以相詬病蓉裳亦弗辨也張  
氏盛時蓉裳方在齟齬比長蓋少替矣然一門羣從爲守  
令丞佐者尙十數人蓉裳貧甚嘗傭書自給既舉嘉慶六  
年湖南鄉試諸張或稍稍招致之至則齟齬去無居一年  
者又屢困禮部試益發憤不樂近人所親亦漠然秦越遇  
之故蓉裳學日益邃才日益斂行日益卓而窮亦日益甚  
道光六年年五十矣調選得知縣以余言乞改官除新化  
縣教諭始至時上官類多當代宏達君子好稱許天下士  
僚或亦時髦習蓉裳故樂而安之凡在新化七年其雅知

蓉裳者既先後受代去或卒官蓉裳函墨墨不自得又新  
之人方以事牽連學官弟子在繫吏案之急蓉裳益惴惴  
不安其位蓉裳素病肺咯痰日斗許遇勞則篤至是益委  
頓以道光十四年二月辛丑卒於寶慶旅寓春秋五十有  
八吾兄雲渠實在郡爲經理其喪以一舟送歸新化爰舍  
荒郊叢樹殯不成禮寡妻弱子纍然無依斯真人生之極  
哀也已蓉裳工琴自言生平清談第一琴第二詩第三然  
鄞縣沈栗仲道寬序其詩以蓉裳與歐陽礪東紹洛及顯  
鶴並言不稱其琴也其詩八卷余爲校刊甫竣而蓉裳遽  
卒尤可哀也蓉裳諱家桀字靜安蓉裳之字特著曾祖埴  
拔貢生贈川東道祖九健明通進士隆平縣知縣父世濟



廩膳生元配胡氏生一女嫁桐城文學許光黼繼室謝氏  
生五子聲豫聲壯聲孚聲巽聲願願甫周歲女子一適長  
沙吳氏以其年 月 日禩葬湘潭縣上四都鶴塘隴廩  
膳君及其母侯太孺人墓兆蓉裳先宅在湘潭者久驚於  
人無可歸虎癡復與余從子瑛代爲買宅長沙又將以其  
奉入之餘權子母爲孤嫠經久計而其喪之至自新化也  
子琳實左右之蓋友朋之所得爲者止此而已嗚乎蓉裳  
老得一令以余言輒棄去如涕唾不復顧何其決也然居  
恆自傷年命不永與余書勤未嘗一日忘諸孤蓋不僅懷  
然身世之託矣今乃僅以一銘塞後死之責也悲夫  
銘曰嗚乎蓉裳誰之不如人皆集於苑已獨集於枯邪嗚

乎容裳誰非吾徒人方歌以考已必避而趨邪豈好脩之  
爲累抑吾道之易孤胡內嘆於天屬復外躋於里閭亮時  
命之如斯而又何憂乎衆雖耶烏岸蓉裳疇昔之諾我不  
敢渝白世之論我不敢諛銘以志之冀後之君子有讀其  
詩而流連往復感慨歔歔者因以徵余言之不誣耶

教授修職郎湖南桃源縣參論孫君墓誌銘

善化孫氏自麓門大令良貴年十九成進士以古學雄一時後百年而吾友劭吾學博之子鼎臣少麓門二歲衰然以經義魁其房於是天子開特科親試中書取入內閣而劭吾亦以其時登薦剡以太公篤老就養不欲去教職余用是羨劭吾上有名父下有名子優游學舍爲人倫之極樂不可及已無何太公捐館時余方刊所輯沅湘耆舊集劭吾來赴併奉其兩世遺詩求選余諾之報甫去而劭吾又奄逝矣悲哉鼎臣以狀及君詩集來乞余序且誌其墓余與君同爲教官雅故又重違鼎臣意曷敢辭按狀君姓孫氏名葆恬字劭吾與麓門別爲一族先世居廣東高

祖以誠始遷湖南爲善化人曾祖諱德發韞德不泯社念  
旃府君諱繩武博學工文俛得復失以明經教授生徒爲  
一時儒碩兩世皆以君考貴贈文林郎贈君舉丈夫子三  
人長諱先振乾隆甲午舉人直隸隆平知縣是爲君考次  
諱先捷諸生封桃源縣教諭是爲君本生考皆用名譽聞  
於時隆平居官廉慎卒無子封君以大宗之義命君承二  
祧君生而穎異年十七隸縣學籍嘉慶己卯舉於鄉以大  
挑二等選授桃源縣教諭方君之在桃源也余承乏寧鄉  
時令桃源者鄞縣沈栗仲道寬也與君及余交篤每爲余  
道其部諸生服君之教無異詞暨余去官來主朗江講席  
聞都人士稱誦尤悉君在桃源八年未嘗褫一諸生初莅

任有某生黜而健訟太守將執而置諸理君白太守且緩其獄俟其不改而後治之其人悔泣求自新卒爲善士後一年諸生中有以事忤縣令者將起大獄君力維其閒事得解君性和易其中介然人不敢干以私其他清釐書院倡修學宮凡教官所得爲者皆爲之必盡其力而後止顧君所爲人亦爲之君爲之而人服他人爲之或否是豈桃源之風獨古哉然後歎君之德足以服人爲不可及也嗚乎教官至今日無可爲矣上官旣以無足重輕之閒曹視之而博士弟子又泛泛然如途人之相值雖有賢者無由自效况中材乎如君者可以風矣君聞余來朗州甚喜屢書約游花源不果則來訪余於講舍劇談兩日夜始去方

謂君年未艾將大有爲於世而余以垂老多病之身未由  
繼見而孰知君之待余以銘其幽也可慟也夫君生於某  
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春秋四十有八塋某地配桂孺人  
生三子鼎臣道光乙未 恩科舉人候補內閣中書願臣  
縣學生員觀臣諸子皆才鼎臣之才且遠過麓門而氣量  
淵然以靜非可於才士求之烏虜此尤見君之能教其子  
而孫氏之澤爲甚長也乃序而銘之銘曰

有焜斯績無辨於贖有𠄎其鏞無震於龔匪贖匪龔昭若  
發蒙俾育而視俛蔽而聰何術之施惟德是從勿乎孫君  
官卑道崇千秋萬世視此幽宮

例授修職郎歲貢生候選訓導鄒君墓志銘

距新化縣治之南八十里曰羅洪村是爲首望山之麓其下有君子儒焉姓鄒氏名文蘇字望之景山其自號也鄒氏自五代時有瓚者仕於楊氏徐溫秉國棄官來湖南自以楊氏臣不願事馬氏竄入梅山谿峒中爲客戶宋熙寧間開梅山置新化縣爲新化人高祖懋極縣學生祖養蒙父睿三世皆以行誼載府縣志嫡母劉氏生母曾氏皆賢明有識君生而端慤誠篤七歲喪父哀毀若成人事兩母曲得其歡性穎敏嗜學甫就傳問里塾師率孤陋句逗字畫多舛謬君斷斷辨詰不少休塾師惡其煩輒呵止之君益發憤自厲片言隻字必鉤稽其源流同異不諦不止乾

隆四十九年君年十二出應童子試卽隸郡學籍學使爲昆明錢通政灑天下所稱南園先生者也性嚴厲試士終日坐堂皇閱卷以別紙記其譌俗字計點畫加扑責蓋湖以南老師猶儒無免者君試日以中石飲羽命題備舉熊渠養由基李廣三事卷中無一譌俗字通政大奇之欲將去竟所學君以事兩寡母辭次年科試卽餽四十人中爲廩膳生越歲通政仍留湖南學政任其年適屆舉行拔貢銳意以君充選而猾胥索百金始注冊弗得竟以此不與試又屢試舉人俛得復失嘉慶十六年循資充歲貢乃絕意進取以鄭賈學教授鄉里自闢精舍爲古經堂其制悉依周禮與弟子肄士禮十七篇於中習屈竹筴爲渾儀製



綸批爲古弁冕深衣禮服又苦車制之難明也與其子漢紀依近世江氏戴氏兩家所圖古制以寸代尺製爲假車窮十晝夜之力成之於是鄉曲學徒始稍知有捐葢蓄蚤騎較骹股之目然知其意者尠矣君考證典禮力尊漢學而於心性之學則確守宋儒嘗云里巷迂生抱學究一經不知鄭賈爲何人近時儒碩又厭薄程朱務爭勝於一名一物捨其末而遺其本語其細而昧其大學術所闕非細故也嗚呼如君者可以謂之通儒矣君至孝丁嫡母憂哀毀骨立事生母曾太夫人彌盡色養課子嚴不及程軫怒怒時聞太夫人言卽解一日怒甚太夫人使漢紀聚灰爲禹貢山川圖自臨上坐視而命其婦吳侍焉卽君配吳夫

人也夫人爲邑名宿蘭柴詩老女蘭翁晚著地理釋一書  
夫人實佐之故於地里爲專門之學從旁指其悞君聞太  
夫人在堂孱息趨出欣然意解更督漢紀布置以爲歡笑  
又可想見君母子夫婦閒一門風雅于啁娛侍之樂爲不  
可及也余與君雅故又以女妻君從兄子孔搢往來壻鄰  
款洽備至後余官寧鄉君以奉文馳看如長沙一再訪余  
於旅舍爲余診脈立方且授以養生御病之訣別後二年  
而君惡耗至矣悲夫君於學無不通尤深於三禮性剛而  
介沈毅寡言獨於是非義利之界爭之必力羅洪鄉氏素  
以饒貲聞君叔父江長者也以事爲市魁所侮君奮然曰  
若敢凌藉我家耶將愬於官其人懼說勿訟事得寢茲事

世宗以余所聞於親串語如此亦可見其概矣俗婚葬  
不如禮至有歌舞殯側諧謔於新婦之房以爲吉利者君  
厲禁之俗漸以化綜君生平學行之大可不謂之儒而君  
子者與君善病頗治靈素書而邑人乃謂君精於醫矣君  
晚歲遭曾太夫人喪漢紀吳夫人相繼逝恆鬱鬱不自得  
以道光十一年六月二日卒春秋六十有三歲貢生候選  
訓導元配劉氏繼配吳氏子六人漢紀縣學附生著書數  
種有聲先君七年卒漢漢漢助郡學廩生漢嘉縣學附生  
漢章漢池女三人拔貢生慈利縣教諭邵陽歐陽信衛千  
總銜同縣歐陽康廩膳生同縣艾文雋其壻也孫十八人  
孫女四人曾孫女一人君初葬古經堂後改葬柏子山諸

子皆能讀父書漢勛尤銳於著述與余習嘗丐余文志藜  
諾之數年而未有以報也今年余應聘修寶慶府志漢勛  
兄弟實佐余復持狀泣請曰先君之葬且易地矣卒不可  
無銘今茲有事郡志於法當立傳徵先生言何以徵信嗚  
呼君行應銘法余於君又久故有媿非余誰銘君者乃敘  
而銘之銘曰

勿乎鄒君行古之道持禮之躬授徒講習以嚴見憚亦善  
爲頌化澆俗薄玩侮婚葬匪斥而崇君革其弊居德善俗  
敗曠振聾儒者之效匪徒言說彰彰事功矧有令子以恢  
其緒以興其宗古經之堂柏子之山是遷是封我言不誣  
後當有考視此幽宮

封修職郎湖南安福縣教諭文府君墓志銘

府君姓文氏諱自峻字粟嶽先世居吉州與信國公同祖  
吉人所稱回塘六義堂之一也明初遷楚遂爲湖南攸縣  
人九傳雷山君嘗出粟萬石振饑義聲大振文氏遂顯於  
攸十三傳至鳴邦江西安仁縣知縣 皇朝曰士昂雲南  
布政使司布政使布政之兄士袞邑增廣生是爲君高祖  
士袞以下三世皆諸生父承煜國子監生義行詳湖南通  
志有子三人君其次也君幼警敏嗜學善屬文應童子試  
有聲以侍母病罷讀母沒國學君繼卒免喪後遂不復應  
試以例貢生終府君有幹濟勇於爲義能以忠信果斷服  
其鄉攸人言名德碩望者必首推府君攸於長沙爲名縣

故家巨室通人才士相望州試舉人以其名隸禮部者歲恆四五人而成進士者絕少彤家言以謂攸之西有馬鞍山宜用淨屠法建石塔以鎮之而其地爲某大姓所占執不許眾請於縣令趙君勢必得大姓則集族中考幼誓以死守若抗大敵君慨然曰將召福而以賈禍乎吾當挺身一決耳刺小舟獨往所親或憂其蹈危尾而密護之至則住大姓祠堂其族長老與子弟俱集君大聲曰石塔之建一邑之利亦君族之利也且君等以一族抗一邑於理不順於勢亦不便我來爲一邑亦爲君族也洵洵何爲其族長老故懾君名相顧錯愕乃散遣諸桀暴子弟受君約君往復開陳曉切懇至三晝夜不倦長老起揖曰唯君命議

遂定塔成攸之士相繼成進士者三年得夏恆譚顯相二  
人里有古東陂澆田五千餘畝淤廢不治遂涸國學君嘗  
修築未竟君鳩工鑿石二千餘步別爲斗門以時啓洩而  
歲賴其利君旣以慷慨仗義爲鄉人所倚恃鄰里有仇怨  
爭求判正得君一言立釋嘗一夕人定時踉蹌返家取泉  
數十緡與一人去家人詢之曰頃過某鄉有甲乙爭洲各  
數十人持械往余召其魁諭以禍福許隔旦平其事今持  
泉代給所募善鬪者也又嘗以術脫里人於獄而不使其  
家知其入卒感悔爲善類其他事多類此君至性過人當  
君母之病癰也展轉牀褥喜怒失常扶持抑搔非君在視  
則不受君遂斷絕人事一意侍母病動息必依左右中羣

爾踰皆躬自澣濯君固通曉陰陽五行建除家言父母歿後慎擇兆域數年卒得善地吉日負土成墳哀感行路歲時祭埽必展泣盡哀事諸父撫諸子收恤宗族賑濟內外親貧窶者盡其力之所能爲皆有名迹與人交恂恂和煦重然諾保終始凡有益於人者無不爲之無不力故其卒也邑人士相向悼惜弔者哭失聲嗚乎是可銘也已君卒於道光十年某月日春秋七十有二以子舒燿官封修職郎夫人同邑劉氏先君卒子男四人舒鼎廩貢生候選訓導先卒舒燿嘉慶十二年舉人湖南澧州安福縣教諭候選知縣舒寬國子監生先卒舒宏邑增生女二人均適名族孫馮九人世承重世第邑庠生孫女八人曾孫



三人曾孫女一人舒耀與顯鶴友嘗與閩府君言行又同  
爲校官方幸其奉府君之任祿雖薄可遂潔養之志而不  
圖府君之遽逝也舒耀以某年月日葬府君於邑東琴陂  
山之原以顯鶴爲能不苟於言自持狀來寧鄉乞銘顯鶴  
嘗以爲古君子窮而在下修身飭行以禮讓化鄉里雖三  
公之貴莫之能尙若府君者殆其人也謹次其大節表著  
於一鄉者俾刻諸石而其他可略焉嗚乎府君於法官銘  
舒耀之友又多尊官貴人有氣力能文章可以尊顯府君  
者顧不之求而以屬顯鶴其卒能傳府君否耶可感也夫  
銘曰

嗚乎此彼人所稱躬行君子有利於民生有功於鄉里可

配食於社宜百世祀者也而豈止一鄉之善士也耶琴陂  
之山石如砥銘以志之無溢美高谷深陂石不毀

國子監生劉君墓誌銘

白余官鴻寧求友於其邑人得劉君子復子復貧而介然  
好客喜聚古書坐是益困余嘗笑字之曰子復安所得不  
急之需則曰有弟次立愛我能出私財以時緩急余心識  
之已而子復泣語余曰次立死矣遺言思得有道一言以  
志其墓余諾之未及爲子復以狀敦促再三至不厭最後  
以其弟之孤鉅謙來泣以請而其子隸弟子籍亮者亦曰  
先生幸卒爲之母使老父日抱痾於吾叔也嗚乎觀於劉  
氏父子兄弟閒令人惻然念天顯之篤而次立之賢可知  
矣按狀君名基亡字次立廉泉其自號也世爲長沙府寧  
鄉縣人曾祖愈成祖開選府學生員父國琳國子監生君

少孤賴嫡母生母兩孺人撫之成立性聰穎幼偕兄上學經書略皆上口已習舉子業垂成矣旋棄去劉氏爲寧鄉大族自其始祖焯明洪武初由江西安福來籍於寧卽以財雄鄉里世有義舉嘉靖中有以善人之門旌於朝者其四世祖道湖也自監生君而上號素封類能守其家法勿替監生君卒子復年十二君二歲耳子復旣落拓不治生產故君稍長太孺人卽任以家政充國子監生君誠慤端愿遇事有分曉凡族中建祠宇修譜系及封識始遷祖以下各塋墓皆身襄其事用細則以私財繼之諸宗老皆倚重無閒言事兩母至孝居嫡母喪哀毀過禮喪所生母亦如之元配陳氏繼娶蔣氏先君一年卒子四人鍾謙國子

監生鉅豐陳孺人出鉅晉鉅益蔣孺人出女三人陳出者  
一適同邑方川濟蔣出者二未字孫五人孫女一人未字  
君卒以道光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距生於乾隆五十年  
二月十九日春秋五十有二其葬地在寧鄉縣一都柑子  
園於是新化鄧顯鶴官寧鄉十年矣爲邑人銘自君始蓋  
重違其兄子復之請也子復名基定例真生有詩名銘曰  
玉之璞吾以剖鐘之縣吾以叩惟子之兄兮吾以爲友疇  
在原宅邱首藏之深昌厥後石可泐銘不朽

南村草堂文鈔卷第十五

新化 鄧顯鶴 湘臯

誥授奉直大夫陝西漢中府留壩廳同知賀君墓志銘  
蜀道棧閣之險曰褒斜其地在今陝西漢中府留壩廳境  
廳治始於乾隆閒垂八十年未有專志善化賀君官此實  
創爲之君治留壩前後凡六任以卓異候升而竟終於留  
聞者惜之將葬其弟仲瓊以留志及狀來求銘余未識君  
而徧交君諸父不敢辭案狀賀氏爲唐秘書監知章後世  
居湘 國朝康熙中有官湖南按察司司獄名宏聲者能  
恤囚有惠政卒官貧不能歸留家湖南遂爲善化縣人司  
獄生某某生國華有詩名詩見沅湘耆舊集皆以孫貴

贈榮祿大夫榮祿之子 贈總督公某舉丈夫子八次三

名壽齡文學早世以弟貴 贈編修是爲君考君諸父多

賢其貴顯者爲前雲貴總督長齡前京畿道監察御史熙

齡今廣東卽用知縣桂齡皆以文章德業伏一時君少孤

育於諸父倜儻有志量總督公器之自翰林出守積官布

政歷江寧山東江蘇皆揭之行中惟一歸應試得隸於學

餘率隨任時多總督倚如左右手君得以其閒增長學識

通達治體卓然爲用世才適 朝廷開酌增常例總督公

乃爲報捐知縣分發陝西大府以君名家子諳習吏事深

見引重時回置用兵檄赴甘肅襄辦糧台尋竣署華陰城

西陽渭陽知縣題補襄城 奏調長安升西壩廳同知

兼權漢中同州兩府君在陝垂二十年凡歷縣六廳三府  
二所至有聲於畱壩尤習畱在萬山中最易藏姦又當鳳  
嶺柴關之衝爲川陝通衢羣不逞之徒往來必經君陰籍  
其名姓里居出沒蹤跡有事按名收取無所得脫君爲政  
持大體於農田水利戎政講求素裕而緝捕尤力嘗云今  
之州縣莫切於振荒緝盜荒政修民不爲盜卽有亦易緝  
是時陝中方有西事又連年大水飢民乘之所在滋擾君  
所履多繁劇災區於華陰值西師過境儲備豐備民不知  
兵旋偵獲因姦謀殺叔父遠竄襄郟之某甲伏法人心大  
快風紀肅然於城固偵知土匪假災糾黨五百餘人潛伏  
山谷謀亂克期解散隨以應運興安振米五千石照二穀



一米例分起撥運力除碾戶粗去糠粃之弊匪黨無所藉口全境以靖於洵陽請於府得米六百餘石減糶煮振復立鄉助法捐貯各村以時收放而貧富相安得以不擾於褒城鄰境同時告災相率請振獨以褒距省遠躬先履勘出私緝買米散給全活無算府符下詢實乃大嘆服又以餘力改修褒谷棧道八千餘丈樊河橋鐵柱七十四丈以便行路他善政多類是迨由長安 奏升聲隆隆日起至擒獲甘肅奉 旨嚴緝之巨盜劉得祿等四人大吏以

聞 朝廷將待以不次而君遽不起矣君有治才明習律令生長名家故書雅記多所瀏覽善書法勤纂述其所著畱壩志十卷足徵錄四卷漢中地圖說數萬言於山水疆

域道路輿地形勝關隘言之綦詳尤通於開方測景烏道  
準望之術說者謂其書與前漢中守嚴激浦邊防紀要埒  
是可銘也已君諱仲城字美恆別號葛山書法得力於北  
海故又自號虎師性至孝事母陳太宜人曲得歡心母弟  
三人仲璩附貢生邦彥廣東新會縣潮連司巡檢其一殤  
女弟二人一適今廣西布政使同縣勞君崇光一殤巡檢  
卒官君痛之甚所以卹其孀者無不至其至性然也卒以  
道光二十七年五月某日春秋五十歲廩貢生 誥授奉  
直大夫陝西雷壩同知娶長沙陳氏 贈宜人繼娶婁縣  
陸氏 封宜人側室趙氏子式同式恩式毅庶出陳宜人  
有子三皆殤女七人陳宜人出者三懷寧潘賢俊侯官陳

福衰無爲高慕越其壻也餘未字君卒後三年母夫人始棄養仲璫將以年月日葬君於某山某兆先期乞銘書屢至而不倦乃序而銘之銘曰

褒斜二谷連雲棧鳳嶺柴關天一綫誰其尸之速郵傳叱萬疊山平以鏜有美賀君國之幹衙疆綏億無遺算政成四達地四扞勒成一編明且辯我讀其書銘其竊其言炳若揭霄漢幽宮永闕光則燦歷丁百年猶可案

封儒林郎葛君墓志銘

湘水之陽有隱君子焉是爲晉關內侯葛稚川洪四十三世孫抱樸履素孝于親友于兄孚于族黨里之人字之曰介翁雖婦人孺子無不知有葛介翁也余未識君而識其子埴於今太子太保湖廣總督裕秦公巡撫江西幕中藹然仁義人也公再撫楚南璋從之歸與余益日親因得悉君梗概與所聞於湘人者無異詞益歎璋之賢有自來無何府君卒璋具狀來請銘意甚篤不敢辭案葛氏世居吳西洞庭山蕃衍遍天下君之父儒林君始遷居湖南占籍爲湘潭人君旣籍湘潭而吳中諸葛先後來楚者衆君得以其閒倡宗老輯家譜置義田行之不懈其內行純篤

蓋如此君既以孝友行義修於家其於人也又用然諾氣  
誼相感動故大爲州里所服嘉慶初教匪倡亂始事楚北  
君憂之率鄉人盡守禦策事平凱卒有道出湘潭者遍市  
索供億官不敢問君曰是亂未已也我當以大義曉譬之  
有數卒噪於典肆前勢洶洶君往平之卒怒曰君爲介翁  
耶乃與我輩事君笑曰我介翁是也卒相顧錯愕曰果介  
翁耶不敢擾公鄉遂斂跡去辛酉楚大饑長沙民喻次三  
聚衆劫里中倉穀他縣應之幾致變君亟率其里諸父老  
請於官勸捐米平糶而潭民得不擾丁卯戊辰闖踵行之  
皆效其爲遠近所敬服如此君諱在漢字謹三一字介亭  
國子監生以璋捐職布政司理河封儒林郎配徐氏封安

人子長璜捐職按察司照磨次卽瑋兄弟皆善承親志汲  
汲爲善如不及璜居鄉急人之急里人目爲大公平瑋佐  
封疆大吏於楚粵江右所至事關民瘼必力贊成道光四  
年湖南巡撫嵩孚公奏請停採 陵工柏楠大木十一年  
巡撫吳公榮光奏請加賞華容等縣災戶口糧均蒙

恩允兩疏皆瑋創議實府君教也君以道光二十年四月  
十六日卒春秋七十有八子五人男二人皆娶同縣蔡氏  
女三人皆適士族孫六人孫女十二人曾孫一人以某年  
月日卜葬某地而新化鄧顯鶴爲之銘銘曰

爲勾漏孫悟抱朴旨隱不求仙顯不求仕藹如仁義施於  
族里以淑其身以教其子古之天民今之貞士我銘其幽

南村草堂文鈔

卷第十五

用告來祀

例貢陳君墓誌銘

君諱明耀字學林祖某父虞熙國子監生世爲新化縣人  
新之人有以陳十萬稱者君世父某文學也文學性彊記  
能暗誦自有明制科來四子書文無算人遂戲呼爲陳十  
萬也監生君三子君居長性敏達有心計始監生君貧甚  
嘗賣餅以自給而課君兄弟讀最勤君年十六學幾有成  
忽廢書歎曰守此坐寒餓死矣請於監生君願學賈遂走  
漢口爲人司鹽筴君固善學畫又能以忠信然諾見重於  
人往來販鷓鴣權子母數年卒致大饒盡籍所有上之監生  
君監生君遂以財雄於鄉論之者則又呼監生君爲陳十  
萬云君旣用計然術致富私謂所親曰賈救死計也豈初



志故因退冠儒巾理故業已既連屈有司慨然曰此不足  
溷丈夫要當周覽名山大川結海內豪傑終不能老死閩  
關也縣西南有倉溪山者宋史所云板倉諸崗之一也其  
土宜竹木君籍其所產櫛枝之得四萬有奇喜曰此可當  
游資矣縛爲巨筏蔽江而下抵江寧抑其價售可五萬或  
言黃河決鉅工需大木急少忍之十萬可立致君固好事  
欲借以窺河渠宜洩機宜遂由揚子江入淮中流遇暴風  
斷筏出入洶濤中距海口止百里忽伏流迴膠於淺渚視  
之則焦山麓也驚悸成疾平於邵伯之旅寓資嘉慶某年  
月日春秋四十有九其戚某載君喪以歸而所謂十萬之  
值者已蕩然無存矣君孝友事監生君婉婉承順尤愛爾

弟飲食衣履推美受惡人無閒言門庭雍肅娶同邑袁孺人賢勤於婦職當君業鹽時闔門百口飲食皆取給孺人凡君之起家貧瘠卒致豐腴者亦孺人助之也子二人長之善女一人適藍某之善有至性能力學行與余交最深每言及君則悽然色變一旦泣請曰先君喪歸時某年方幼殞殯草草今將謀改卜壙兆之文非其我不敢屬終以累吾子余旣多君之行又嘉之善少孤能自立求所以傳其死父者獨舉而屬之余是可銘也之善又曰先君充例貢生未隸於學然兩學官嘗上其優行於學使昆明錢公矣亦可稱例貢爲優貢乎余曰君行應銘法不在乎優與不優也且子以爲今之學官歲上優行於朝者其人亦有

可銘乎哉之善曰椒闔命乃序而銘之銘曰  
始而瘞乃大豐容而死乃令終伐山石銘幽宮利後嗣俾  
無窮

方秋綱墓志銘

人於五倫兄弟最難得亦最難處里俗類然居官尤甚何則一人之官一家昆季譁然從之視爲傳舍金穴有盜用監守錢而不顧者矣否則甘以一官奉妻子飽奴僕戚友漠然視同體如秦越人肥瘠不一顧此詩人所爲致歎於雖有兄弟不如友生也余於方氏兄弟重有感焉方余之官寧鄉訓導也方君梅丞爲縣令舉一邑之事聽命於其弟秋綱妻子不得與奴僕親友不得聞秋綱則日竭其心力所能至治官事如家事俾其兄得并心壹志於民事而已則敝衣惡食雜羣隸出入蕭然自忘其爲貴介弟凡一切錢漕出納倉庾耗羨與夫冠蓋往來餽牽供億纖悉瑣

屑皆主之咨稟畫諾動中程式其兄但藉手以仰其成亦  
自忘其爲官身當是時吾兄雲渠實在署諸子皆從相與  
感喟嗟歎以爲不易及而兩家兒女亦時過從相娛樂論  
者謂余與仲氏有對牀聽雨之約得方氏兄弟益彰致足  
感已未幾梅丞調善化去旋與吾兒琳相繼卒於都又未  
幾而秋綱與余兄相繼卒於家今方氏子所稱十齡能賦  
之阿重又奄逝矣距居寧時僅十年兩家死喪相繼而余  
以塊然待盡之身旣哭而銘吾兄因及吾子今又銘君兄  
弟痛可勝言哉痛可勝言哉君有至性父死於兵藁葬陝  
西君旣長子身走二千里負骸骨歸時其外舅盧翁家鎮  
安頗饒於貲欲分田宅使居或勸宜少齟可免長途扶櫬

之費君泣曰是羈孤所求而不得者然使吾兄不能拜父  
之塋吾不能守母之墓何以人爲卒以其父匱歸葬并啟  
其姑夫馬某殯以一力送諸其家從兄開廣溺於鄙時夏  
漲方盛君泣求其尸不得乘舟上下幾覆或危之君行哭  
於水次曰不得尸誓不歸也旋獲一尸驗之非是或欲委  
之去君曰有如人得吾兄尸而棄之吾何以爲心買棺以  
葬卒得其兄尸於百里外旣歸其喪復贍養其二子完娶  
成立君旣主家政綜覈名實內外斬斬毋敢鮮衣美食曰  
裏人子無以益吾兄惟儉以成其廉耳而族中賴以舉火  
者且不一家其行事多類此君有喀血症又積勞憂鬱往  
往而劇當君兄之喪君來長沙有所句當且迎取細小余

訝其毀瘠踰年而君遂不起矣哀哉君卒以道光辛丑三月初九日春秋四十有九後君兄之死四年後吾兄之死僅二閱月云遺命必與其兄合葬海涵遵之以年月日葬君於犀牛山麓阮賓隴之原娶大冶盧氏男子二人海涵州學生屢以書來求銘不厭者也女子一人適某余旣銘君之兄墓矣故不復次其世系里貫焉君諱桂森秋綱其字也銘曰

有木於此剖而中分一爲溝斷一爲犧尊尊則有文斷則有理凡今之人莫如兄弟生則同懷死則同穴豈無他人有如皎日犀牛之麓阮賓之原巍然雙冢利爾後人

陳府君暨配袁瑞人墓志銘

府君姓陳氏名惟略字慎友勤庵其自號也世居新化下渡村盤水井距縣治二里許蓋資水繞縣門西流至下渡江其北爲塔山灣下渡村所由入城之路也渡塔山灣有小阜隆起迤而南斜通一徑衆山複疊林木被道深處有井甘洌異常水溉田數百畝平疇蔓圃別有境界類盤谷然盤水井所由名也俗呼爲螿蟬井余嘗正之陳氏居此二百年矣其人類敦龐淳樸躬耕作有老死不入城市者府君獨僦居縣城東門以信義轉運百物漸致饒裕延師教其子及孫已其孫隸府縣學者三人其一餽府學四十人中其一舉於鄉貢太學待銓教職餘多試童子軍有聲



於是盤水并陳氏赫然稱於邑人而府君已不及見矣府君之子今邦與余媿姻今三世矣一日語余曰先人之喪曠未納銘不孝之罪滋大今方有事家乘願吾子一言以光譜牒垂示將來敢請余諾之而未及爲也已復偕其兄今魁弟今國走使持幣來告曰譜成矣吾子卒無一言以釋不孝兄弟之罪乎余躍然曰不敢忘余與府君同居下渡村密邇姻戚知府君甚悉猶憶嘉慶丁卯歲大旱余時方奉老親家居皇皇憂歲里人爭傳府君拒米販子事米販子率里中暴傑子弟操業與椎埋博徒同過荒歲則勒值強糴於有穀之家惟所適莫何府君毅然曰余有穀當畱以濟族黨隣里洵洵何爲將欲蹈喻次三之轍乎喻次

三者嘉慶初長沙奸民以強糴倡亂伏法者也眾大闖噪於門府君不爲動族黨奔集共拒乃不敢逞而是歲大飢府君左右無溝壑死鮮流離者性坦率慷慨好施與聞人緩急赴之不遺餘力獨不自封殖凡諸稱貸或忘契籍疾革語其家取閱積歲質券多力難償者悉火之二事盛傳於時其他多類此嗚呼晚近生理墊隘其起家纖嗇致稍裕者旦夕操半盆籌畫或坐臥扃鐺無點滴漏雖同體肥瘠弗顧彼自以爲子孫計也卒不易世而蕩然爲窶人子者何限夫財之豐嗇命也子孫而財雖無所遺何害而世乃殉身命以爭之不重可悲哉若府君者可以風矣府君卒於嘉慶十四年己巳其生爲雍正九年辛亥春秋七十

有九葬望城坡配同里袁孺人後府君十九年卒家益以饒孫曾日以繁又及見今魁子能輝入縣學爲縣學生員一門以內雍雍秩秩蕃釐壽考蓋亦里中所僅有也孺人仁孝嚴明歸府君時家中貧逮事其姑胡太孺人以孝稱佐府君起家以勤儉著府君卒後督理家政內外斬斬食指數百咨稟而行無敢舍業嬉者族子貧不能立爲之計畫必得所孤嫠無歸者計口授食終其身不厭性慈祥居恆持齋奉佛甚謹家人有小恙禱佛前輒愈余兄女歸孺人第四孫能玖孺人愛之倍常婦因推愛及其羣從姊妹余女初歸譚氏天大雪孺人憂其路遠而險爲禱於神前鄒氏女臨嫁而病念之尤篤禱益切聞其愈而後已嗚

呼觀孺人於余一家子女如此其處骨肉親串閒可不具述已自余喪先孺人後見他人母輒哀感泣下嘗歲時登堂拜母有戚其容孺人覺之恆視余如子顧余不得事之如母也孺人以乾隆七年四月初八日生以道光七年六月十九日卒其來去皆以佛誕日爲尤異云葬與府君同兆子四人今諾今魁今邦今國魁邦同爲國子監生孫十五人能輝縣學優附生能玖郡學廩膳生能超道光乙未副榜貢生肄業國子監卽用敎職今國子也餘業儒曾孫三十人元孫二人蓋陳氏之後方昌矣孺人卒後又十四年其戚鄧顯鶴乃因諸子之請得追敘府君與孺人之行而系以銘非獨服府君之賢感諸子之仁孝亦以報孺人

德也銘曰

盤之宮吾以容盤之室吾以息望城之坡安且吉利爾後  
嗣昌且熾藏幽弗及昭譜海吾言可信字不蝕歷恆沙劫  
猶可識

從祖六府君墓碣

鄧氏之法塲者與無後者不得祔葬於先塋今太平原祖塋之南迤左有余從祖六府君之墓焉君未冠而卒無子法不得祔族之人以其賢而夭也其哀之曰是不宜塲乃祔葬如禮實雍正 年月日葬後闕八十 年爲嘉慶二十有四年其從孫顯鶴立石碣於墓前乃追述其略而序之曰君諱昌祖行六字不傳或曰字季文先曾祖巖隱贈君之第六子先祖松堂贈君之母弟而先府君之叔父也實爲顯鶴從祖嗚乎鄧氏之聚族於茲二百年矣不塲者何限其流離轉徙槁死溝壑棄骨原野蓋有有子若孫而不收者已今君以長塲無祀之鬼歸然一抔得祔先塋之

側歷八十年之久猶令族之人廢墓生哀追悼不已豈非  
其賢有大過人者哉余聞之先府君府君聞之松堂贈君  
云君貌修偉眉目秀整八九歲時屹然如巨人十四歲通  
九經下筆千言幽險奇放鬆堂贈君授經益陽君從之學  
與劉學博恩寵友善學博有名於時爲贈君高弟子尤推  
服君性篤學寡嗜好不苟言笑嘗與學博讀書修山之麓  
有女伶數輩雜以繩技角觥諸劇士女聚觀君鍵戶讀不  
輟學博嘲之曰木石人自苦乃爾君笑謝而已年十八贈  
君促之試君曰學求自信而已急於求試何哉竟以力學  
得羸疾卒卒之夕執卷端坐而瞑殿隱贈君痛之甚遺文  
滿篋悉取焚之故不傳獨傳其好學一事顯鶴幼時先府

君嘗舉以勸學故耳熟之嗚乎不其賢哉



仲兄雲渠先生墓志銘

嗚乎吾兄之卒今八年矣而銘幽之文未備瑤琮時以爲言嗚乎余忍一日忘吾兄哉先是余兄弟感念桐城方先生生常遠離異日必合一巨語輒淒然欲涕約他日共尋一棲魄所吾兄固嘗治葬經謀之十年未獲而兩兄已先後下世矣悲哉兄遺命權殯先塋太平丙舍之右而家人謂其地吉遂不欲遷嗚乎鄧氏家此三百年矣自始遷祖以下族葬於是吾祖吾父吾母及諸父伯兄皆安焉吾兄當無不安者今地既未得吾能違衆議而遷吾兄乎然則吾兄之宅於此蓋葬也非殯也烏可不銘今年四月琮擇吉修理兆域其兄瑤自黃州以書來請銘琮復申其意言

甚哀切嗚乎吾之銘吾兄豈待諸子之言哉微諸子言豈  
忍不銘吾兄哉謹案兄姓鄧氏諱顯鵬字子振別字雲渠  
世爲新化人學者稱雲渠先生於遺民聖楚府君爲元孫  
於黜贈鉅野知縣巖隱府君爲曾孫於敕贈鉅野知縣文  
學松堂府君爲第三孫而吾父國子生贈寧鄉訓導台峯  
府君之仲子也生而英偉好學自其幼時卽毅然以古賢  
豪自命中遭家難益刻苦自厲甫冠侍外大父毛府君於  
靖州學署師事茶陵譚先生聲元大肆力於古學益進嘉  
慶改元歸應試隸縣學籍爲弟子員屢試舉人俛得復失  
以經義授徒里中博修脯以養每平旦起督課日晡歸省  
以爲常吾父患氣恙秋風起卽發兄時其起居涼燠朝夕

在視得少差吾母以家務操勞汲汲無歡兄每爲兒嬉以博色笑或長跪榻前不得歡容不起也當是時余家貧甚老屋三間薄田數畝日事大紬舉責以供晨夕賴伯兄躬耕兄課徒助之伯兄過勞余又多病兄以爲憂泣禱於神有減算延二親分年與兄弟之誓蓋內行肫篤其性然也至其外行自族里姻黨以遠平生知舊遇急難不惜濡首焦髮以救處人骨肉開與父言慈與子言孝諄諄然聲淚俱下不聽不止嫉惡嚴人有不直怒形於色其人改卽歡然遵吾父遺意率里中四村人做功令建申明亭朔望父老咸集相與講仁讓別淑慝雖有暴傑子弟見之弛服里有姑病死姑之族坐婦以不孝罪將興大獄兄力言婦實

孝姑死於病非婦罪事得寢有鄉老數輩爲盜誣陷於獄  
爲白出之鄉曲仇怨得一言以解者非一事也故其時吾  
鄉稱仁里道光辛壬聞楚饑時又有狃變流民載途羣不  
逞以穀值爲辭將藉以搶掠兄聞之密詣有穀家勸令平  
糶而盡出家中食穀號於衆曰減值諸惡少奔集兄啟廩  
以示好語之曰吾穀盡於是矣何能濟乃人給升斗爲之  
曉譬禍福告以富民無閉糶昂直事願糶者持錢往如其  
言衆遂定是歲縣中多搶掠案而吾境獨無兄之力也兄  
嘗與余言欲於境內設一義倉以備荒而限於力不給時  
以爲恨云兄治經最勤讀全史歲必一過諸經皆手寫有  
論纂晚成毛詩箋語春秋目論二書義例精實其以卷阿

爲祭公戒穆王作尤確有依據爲自來說詩家所未及他  
著作尤多讀書有精意病陋儒空談心性致言漢學者得  
賸瑕闕以相摺擊舉其細而遺其大蒐其枝而去其本  
人心學術所關匪細故於易不言先天於書不攻古文於  
春秋不取穿鑿附會之論於詩則尊小序而亦不背朱傳  
於近人陳啟源毛詩稽古編尤極爲攻駁所著有四書鈔  
十六卷五經胥二十四卷讀詩藝語十卷春秋目論四卷  
聽雨山房文集六卷讀易管窺尙書質疑三禮質疑史漢  
目論未成無卷數兄早歲負經世志旣困頓場屋不得展  
乃一意窮經所成就彰彰若是亦可謂無愧儒碩矣兄體  
健無病嘗徒步行千里不倦遭二親喪廬墓三年哀毀甚

得氣恙免後往往而劇迨猶子琳沒都中耗至一痛馴致不起以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九日卒生於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三日春秋六十有八優行縣學生員娶吾嫂李氏恭順淑慎克配君子子二人瑤道光丁酉拔貢卽選教諭瑒甲辰舉人揀選知縣女二人同縣鄒永旂廩膳生陳能致其壻也孫五人柳孫邵孫瑤出石孫春孫芝孫琮出孫女五人一殤顯鶴自幼以病廢學賴兩兄力得有今日今乃以老病未死之身執筆而銘吾兄幸何如哉痛何如哉兄隸學久未得餼於後學使有知兄者必欲致而廩之兄避不與試學舉優行固辭最後兩上其行於朝兄實不與知也臨終前一月力疾建先祠上梁之夕兄夢至一

山石壁上大書岳峙在望四字次夕復夢人贈以惟天  
神生此完人繫語余聞默念全受全歸神示之矣吾兄其  
終不起乎踰月而逝嗚乎痛哉撫我則兄誨我則師子由  
有言莫知我哀銘曰

惟天降神惟嶽降靈生此完人福壽永貞子子孫孫繼繼  
繩繩繫惟兄病方切冰兢夢中得此豈非異徵固知素行  
通乎神明鬼神來告靈爽式憑我志君墓卽用爲銘岳峙  
在望松蔭在庭千秋萬禩護此佳城

亡兒琳壙誌

嗚呼吾兒之卒已十年矣其歸葬於太平丙舍之旁亦九年矣而志壙之文缺如今茲追銘吾兒乃忍痛及吾兒嗚呼尙忍言哉先是道光十六年學使者舉行拔貢吾邑以兄子瑤與幼子琮充選明年將赴朝考北行吾兄憐琮之穉且多病也議以兒同往兒喜願行余爲入貲使貢成均率兩弟肄業太學得以增長其學識成就其材質也因乞假攜之行至漢口望其登車而去嗚呼豈料此行卽與兒永訣耶既抵京朝考報罷琮以病先歸兒同瑤留京肄業且謀就京兆試也兒體弱初至北方不習水土又時憇家踰年將與秋試遂病更數醫不治以九月九日卒於



質慶會館瑤及同鄉諸君經理其喪護之歸又踰年二月  
抵家葬於太平原先塋之東麓距吾母塋兆僅七步云兒  
幼頗聰慧頭角嶄然吾父母極愛之不使過勞初入塾識  
字坐片刻許卽呼家人抱之歸詩書略上口而已稍長吾  
兄教之作詩文出語便有奇氣又不竟學既隸弟子員督  
學程春海先生誇其文天骨開張輒自喜迨余之官吾兄  
率兩子從家無次丁兒遂以家督自任不復伏案矣兒性  
剛尙氣遇鄉里不平事輒思一鳴余深懼其憤事切戒之  
不能改也里有市魁爲鄉厲莫敢誰何兒一旦遇諸塗面  
數其惡將有以懲之其人俯首慚服乃止鄰甲良家子也  
豢賊自養人知而不敢發兒陰結其家有心計人伺其出

入蹤跡甚悉以聞於官一夜人定時出不意掩獲多賊於其家盡得其姦利狀一鄉稱快余馳書責之而老友張啓裳歐陽礪東誇爲能子余亦無如何也其行事多類此既人都折節讀書盡改少年所爲日買古書帖臨習因留心文字聲音將思有所撰著未及爲而已卒矣哀哉兒卒時余以事羈棲長沙今太子太保湖廣總督裕泰公方巡撫湖前最先得耗戒左右不使余知省中諸友愛余者見佯爲好語相慰藉而余但微聞其以病廢秋試而已不料其竟不起也已都友以書來唁爲道其死狀甚悉且稱其賢惜其早死其喪之得歸於數千里外則官太保趙州何文安公及會稽宗舍人稷辰同縣王吏部家勲資助之力而

南村草堂文鈔卷第十五

七

侍疾之謹，哭死之哀，舍殮之慎，與夫歸舟風濤險阻之苦，則瑤一人獨任而備嘗之。以是歎吾兒雖死，尚有一時名公卿師友爲之憫恤，歎息同祖悌弟爲之左右護視，惟謹兒死亦可以無憾。獨念兒姿質中下，非不可教之材，而不能使之尊師取友，陶鑄濡染，變化其偏戾狹隘之性，是則余之不慈，有以致之，不能不深自引咎者也。兒喪歸，余兄痛之甚踰年，兄亦相繼卒。既喪，壯子又隕，老兄蒼天蒼天何辜而慘壽至此耶！兒卒年甫踰壯，儻不卽死，竟其所學，或可望其有用於時，其有用於時，與否卽不可知。而以之督家政，禦外侮，爲鄧氏之能子，則有餘矣。乃指父母妻子一瞑不視，徒以孤孀幼小累老父，又多病不更事一門。

羣從各以事牽年來婚嫁無了期蔭生云造物勞我以生  
逸我以死兒自居於逸而以勞貽我安乎不安乎而謂吾  
能已於言哉忍痛書此聊當墓志以待汝子之成立刻石  
而納之壙中嗚呼其尙忍言哉兒名琳字孟華廩貢生肄  
業國子監未報滿卒春秋三十有五娶同縣李氏生男子  
三長新官余兒所命名也其生之日余方登泰山徘徊徂  
徠新甫山下抵家見其狀甚秀偉詢其名大喜甫三歲而  
殤次蘭孫余官鴻西時所生也以其年署中生蘭果得名  
今名光音從姑女陳氏三縣縣殤女子二人一適同縣  
陳氏一宇安化梁氏

翰林院檢討裘君繹圖賢配吳安人合葬墓誌銘

新建裘文達公以文學宿望爲乾隆朝名臣子孫咸貴顯  
有家法江右言門第者必首推裘氏文達公之孫西園助  
教與余同舉於鄉是爲裘氏大宗繹圖其弟也生三歲而  
孤十有五歲而文達公薨於位母鍾太安人教之成立鍾  
爲文達公冢婦以賢節旌於朝教君兄弟嚴以故君  
早孤卒能發名成業不愧其門風十七歲爲新建縣學生  
二十歲爲廩膳生久之以廩貢肄業成均得訓導乾隆甲  
寅恩科舉江西鄉試嘉慶乙丑成進士改庶吉士時年  
已四十有七矣戊辰散館授職檢討充武英殿協修官  
踰年居鍾太安人喪又踰年疾卒君以名家子早負文名

爲諸生時試輒高等乾隆庚子甲辰兩應

高宗純

皇帝南巡

召試

欽取二等俱蒙

恩賞大緞眾謂君

旦夕當得巍科而是時諸裘貴盛皆以門第資廩起家致大官布列中外君顧執經生業清素自守將老始獲一第

先皇帝知君爲文達公孫

特命翰林方期駕用

而君遂死矣君有至性終身以少孤爲痛事母至孝事叔父伯兄尤恭謹與人交和易而必以禮生長貴胄刻苦過寒素是可銘也已君諱元淦字觀瀾繹圃其號也先世居慈谿南宋時始遷居新建之墟坑遂爲新建人曾祖君臨康熙丁丑進士刑科給事中 贈如文達公官曾祖妣熊氏郝氏王氏俱 贈夫人祖曰修乾隆己未進士工部尙

書太子少傅諡文達祖妣熊氏 封夫人父麟乾隆庚辰  
進士內閣中書翰林院編修妣鍾氏 例封夫人配吳安  
人子二女子適臨川李某男子燮易名榮甲君生於乾隆  
己卯正月二十四日歿於嘉慶庚午十月二十二日春秋  
五十有一君歿後四年而榮甲舉於鄉十有二年而吳安  
人繼卒吳安人漢陽人副貢生歷官直隸分巡大順廣兵  
備道諱某者其祖也太學生歷官江西贛州府驛鹽道諱  
山鳳者其父也年十九歸裴氏裴氏自文達公薨後踰二  
十九年熊夫人始卒於里第諸裴官中外各以室從安人  
之姑鍾實爲冢婦主內政恆奉熊夫人里居安人賢淑而  
有操幹奉侍重姑佐理家督婉婉詳至有功於裴氏爲多

教榮甲嚴其卒也以道光改元正月初十日年六十三歲  
榮甲時罷禮部試甫歸旋以事他出未及視含羣從兄弟  
經理其喪重可哀也已先是緝圃喪以形家言未及葬至  
是將以某年月日合葬於某原榮甲先期乞銘不獲辭乃  
敘而銘之銘曰

前哲有言門地可畏高明鬼瞰盛滿物忌勿乎緝圃文達  
之孫恂恂經生如出寒門老始一遇未竟屢施教成賢母  
亦有令妻婉婉安人來嬪於喪重慈色怡動紀思柔煥寒  
在視絲粟必親脫簪斷織聞於族姍生則悼別歿乃永偕  
刻此貞珉以告將來



盧君生壙誌銘

代方寧刻

余弟桂森之外舅盧君生平慕趙邠卿爲人自築壽藏而  
寓書使預志其墓余時方官湖南縣令吏事煩劇未敢言  
文然素習君賢又服其達不敢辭君湖北大冶人曾祖某  
祖某父萬雲世以長厚稱於鄉里乾隆三十八年太公始  
揭家遷居陝西之商州時伯兄某方十有餘歲君才五歲  
耳伯氏固多幹略善治生佐太公居積漸致充裕君得一  
意讀書遂占籍鎮安爲縣學生君幼穎敏受業同里石先  
生長甲石先生與國人學有本原與死君子交好同客陝  
後遂以陝籍登嘉慶乙丑科彭浚榜進士者也君顧屢試  
舉人於西安不讎會太公與伯氏相繼卒君當代主家政

遂絕意科舉君固樸誠於會計出入贏縮素不習乃議與  
兒子析居參分其產而取一之弱曰吾僅一子無以多爲  
且家之餽吾兄力也我何有焉佃輪租不及格或雜以秕  
糲沙石君曰先人貧時值惡歲百計稱貸得一斛麥便飽  
啖今不耕而獲敢計美惡耶里有不給者減直分糶或不  
能償亦不較其寬厚如此余兄弟幼隨先君子客陝君因  
以女歸余弟時川陝教匪方熾先君子棄諸孤於亂離中  
同憶童時倉皇播越及親串依倚之況慨淒然淚下今若  
之子敢貴歸大冶視祖墓因將君命來寧鄉省其姊并索  
余銘敢貴又言君強健善飯日裹糧策杖行三四十里徇  
祥商浴熊耳聞商之父老習而樂之里有爭訟輒求判正

瞻警曲直蓋已長爲商人矣君名某字某生於乾隆三十年月日娶室某氏慈淑勤慎無愧隱德子一卽敬貴女三人興國方桂森大治劉某宿松侯某其壻也孫三人孫女一人生壻在某鄉某山

銘曰匪嶽匪信以全其身是謂逸人弗坎弗泉以養其年是謂地仙生於楚家於秦面商洛背伊洵朝呼黃用暮綺鬪千秋萬歲返吾眞後當有考視斯文